

十一月的青岛,青黄交接,秋冬过渡,秋风瑟瑟,冷雨潇潇,落叶纷纷。“是处红衰翠减,苒苒物华休”。一种肃穆之美、寂寥之美、清逸之美。而下飞机到了广州,则全然春天景象,就好像闷在教室里做题的一群春姑娘欢笑着冲出门来,到处喜笑颜开,花枝招展。尤其是紫荆花,真像个春姑娘头上的蝴蝶结和蝴蝶忽一下下满枝满树,满坡满山。一种生机之美、气势之美、丰盈之美。让我痛快承认好了,我是个爱美之人,老也爱美,更爱美的也未可知。值此必称AI的AI时代,我甚至对AI表示不屑:AI懂得美、懂得爱、爱美吗?

这一念头首先诉诸评审会发言。
是,我并非纯粹为了看美景来广州的。广外2023年设立了“梁宗岱翻译奖”,在下忝列评委。颁奖典礼上我发言点评:余中先等获奖者之所以获奖,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译者译出了AI翻译无能为力的文字背后的审美信息,创造性地重构了《缎子鞋》等原作的审美情境。同时感谢广外在这个AI时代提供了证明文学翻译的价值、人工翻译的价值的无价良机和高光时刻!

广外活动结束后,顺便去同在广州的暨南大学做一场讲座。说起暨大,上海人可能不陌生。这所由南京迁来上海的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,曾在普陀区交通路、静安区康定路办学,留下真如校区和“白色小洋楼”等校区旧址,其部分血脉至今仍流淌在复旦和上交大等高校体内。我在1982年至1999年任教于第二次复办后的暨南大学。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怀有非同寻常的感情。明湖楼榭的娉影婆娑之美、南湖荷花的映

日连天之美、白玉兰和紫荆的花团锦簇之美,真可谓美不胜收。触景生情,于是在讲座会场有了这样几句感慨:

暨南大学是我事业起步的地方。那个时候我当然还没这么老,大体满头乌发,满面红光,满怀豪情,也曾挑灯看剑;而今,

爱与美:AI懂吗?

林少华

满鬓秋霜,满脸皱纹,满腔悲凉,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。毫无疑问,我的人生旅程已经进入到了暮年、老年。有句话说,“愿你历尽千帆,归来仍是少年。”而我归来已不再是少年。唯一不变的,是我对暨大、对文学翻译的爱以及对美的不息的激情。是的,人会老,但爱与美不会老,爱的感情和美的感受不会老。在这个意义上,或许可以说“归来仍是少年”。

接下去,我从爱与美切入,面对MTI(翻译硕士研究生)讲了AI翻译和人工翻译的关系。作为结论,我断言至少AI不会取代文学翻译。因为文学翻译的核心是文学性,文学性的核心是审美。许渊冲说翻译是“美化之艺术”,提出“三美论”,即译文要做到“意美、音美、形美”。不言而喻,审美信息的捕捉和传达需要译者有相应的悟性、灵性即审美感受性。而AI具有审美感受性吗?人可以“遵四时以叹逝,瞻万物而思纷。悲落叶于劲秋,喜柔条于芳春。”试问AI可能吗?不可能。AI不懂美。不仅不懂美,而且不懂爱。究其根本,翻译是爱的行为。用傅雷的话说,大约就是“热烈之同情”;用余光中的话说,就是进入“入神忘我之境”;村上春树说得直截了当:“如果没有对原作的爱,翻译无非一场大麻烦罢了。”而AI能爱吗?懂爱吗?

讲到这里,一位男生问我如果AI有一天爱与美都懂了可如何是好?我回答:不让他懂,不许它懂!懂爱必然同时懂恨,一旦恨起来给谁一巴掌怎么办?所以不能让它懂。人文学科、人文精神的作

用就在这里。不错,AI技术时下到处突飞猛进。但突飞猛进更重要的是方向性:往哪里突飞猛进?而文科、人文精神恰恰提供了这种方向性,好比AI的北斗导航,避免它闯入威胁人类的误区。说到底,AI发展要以人为本,要使AI回归人性价值,要让AI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的好帮手、乖孩子,而不是让它沦为横冲直闯的混世魔王。

最后我告诉学生面对AI要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和职业设计,既不要因噎废食,也不要盲目抗争,而要因势利导,扬长避短。比如适当避开AI擅长的理性、知性、技术性地带,主打人所擅长的感性、悟性、艺术性领域,从而在爱与美的王国里唯我独尊。记住,最后拯救和协调这个世界的是AI,不是技术,而是审美、是爱!说得浅近些,AI不会让你失业,让你失业的是你自己!



清音 (中国画) 龚晓蓉

老厂的大道

魏鸣放

冷着双手,骑一辆自行车来到工厂。更衣室里,换上脏旧的工装,进入机器轰鸣的车间。开始时,半闭了眼睛,四周上下钢铁通红,铁砂飞舞,啾啾巨响。每天上午,总是要等到八点以后,千万道阳光犹如长剑一般,斜斜地射入车间天窗,这才完全睁开了眼睛,从昨夜蒙眬的睡意中彻底醒来。

睡眠不足,因为读书。当年,曾经无数次发誓,总有一天,我会离开这个工厂。终于离开了,却又一次次地回来。最初十年,每次走过路,总是驻足,朝向里边的厂区大道久久回望。以后的十年,知道工厂从市区迁往郊区,也曾两次过去,入住工厂对面的小旅馆。那时,还是在工厂没有最后关闭之前。

除了八百岁的彭祖外,历史上传说的年寿最高者是清代的李庆远,活了二百五十六岁,跨越了清朝九个皇帝至民国时期,两百多岁时言行举止仍如同壮年。

李庆远是否真的那么长寿,没有绝对可信的证据。但他被详细记录整理成《自述》的长篇宏论养生术,至今仍是养生名著。

长期以来,国内外无数学者对影响人的寿命的真正原因做过无数研究。李庆远认为:人的寿命是由元气主宰的。元气禀受于先天而赖后天滋养滋生。它源于肾,藏于丹田,借三焦(上、中、下焦)达全身,推动五脏六腑所有器官组织的活动,为生化动力的源泉。爱护元气,如同蜡烛的存放,若置于罩笼内,则燃烧的时间长;若置于风雨中,则时必短甚至即刻熄灭。养生之道亦如此。

李庆远非常欣赏老子的“毋劳汝形,毋摇汝精,毋使汝思虑萦萦。寡思路以养神,寡嗜欲以养精,寡言语以养气。”对清代学者陆陇其的“足柴足米,无忧无虑,早完官粮,不惊不辱,不欠人债而起利,不入典当之门庭,只消清茶淡饭,便可益寿延年”,李庆远称:“此真养生之妙诀,益寿之良箴也。得此可以长生,不必采灵药、炼金丹也。”他特别强调,善养生者必以“慈、俭、和、静”四字为根本:“食不过饱,过饱则肠胃必伤;眠不得过久,过久则精气耗散。”他告诫人们:寒暖不慎,步行过疾,



夜光杯

血衰弱有了丝毫的改善。

长寿之道

陈世旭

酒色淫乐,皆伤身,损伤至极,即可亡身。一个人想要活得久,必须以“慈、俭、和、静”四字为根本:慈,仁慈,不做坏事不害人;俭,节制欲望、言行、酒色;和,与人和睦相处;静,心静,不胡思乱想。无喜怒哀乐之系其心,无富贵荣辱之动其念。这就是长寿之道。

养生如今是一个全民话题,只要打开媒体,各类养生教主、秘籍验方,汹涌而来。珍重生命当然是社会进步的一种,但过度了就难免让人疲劳甚至反感,对“人为什一定要战胜年龄”提出质疑。

长寿是人类本能的生命诉求,所不同的只是各自认知的程度、追求的目标和选择的方式。我们当然有理由嘲笑那些付出昂贵代价从美容院买来“曲线”、仰仗冬虫夏草或羊胎素养出红光满面的“青春崇拜者”,当然有理由感叹由“化妆品、染发剂、假牙、羊胎素的荒诞和可悲表现出来的人类的渺小与无奈”。自然规律无法抗拒,唐朝的杜牧就说“公道世间唯白发,贵人头上不曾饶”,借助染发剂染得再黑,也不等于恢复了减少的黑色素,不等于给头发添加了铜、钴、铁之类的微量元素,不等于血热、肾气虚弱、气

但我们不必一概否定养生。因为养生并不一概是为了追求年轻的外表,不遗余力地和时间作战,与自然抗拒;恰恰相反,养生,某种程度上正是顺应自然的规律,而使自己的身心保持应有的正常状态。

欧洲超模达芙妮·赛尔弗年逾八旬“依然活跃在T台和广告界,诠释着独特的美丽”,“一头银灰色长发飘逸潇洒,眼神明亮、睿智而充满生气”,“脸部肌肤看起来并未松弛”,但她“脸未动过任何手术,没有注射肉毒杆菌,没有脸部提拉”。她觉得“那是浪费钱,从不为用什么护肤霜之类发愁”。她“喜欢运动,喜欢做瑜伽,还能劈叉。她爱吃蔬菜、鱼并适量喝水”。问到她保持美丽的秘诀,她的回答是:对事物保持热情。她唯一的恐惧是“成为他人的负担”,“希望有一天直接倒下”。

以我的理解,所谓养生,并不是一味追求像传说中的李庆远那样活两百多岁,更不是为求长寿就像唐代医家孙思邈批评的“心乱而不治,形躁而不宁,神散而气越,志荡而意昏”。而是自主健康,慎重对待自己的生命质量,努力在各个生命阶段都活得有声有色。

养生既是对自己负责,也是对家人和社会负责。养生带来健康,健康带来好心情。只要我们善待生命,让心灵“青春永驻”,精彩一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最起码,可以像赛尔弗主张的那样,避免“成为他人的负担”。

老古

徐慧芬

道。可是一段时间后,老古不出来了。大家想,这个闲人怎么啦?老古抑郁了。起因是三十好几的儿子还不找对象。起初老古猜想可能儿子眼界高没看到称心的,后来一直不见动静,老古急了,开始广托亲朋好友帮忙,可儿子拒绝相亲,并对老古说,我忙得很,我的事你不用管,你要逼我,以后我礼拜天也不敢进这个门了。

老古气急败坏又不敢对儿子发火,一口闷气憋在心里,开始觉得人生无味。太太劝他说,不要盯着他,年轻人有逆反心理,他也没说以后不结婚啊,说不定过些日子他偷偷谈上了,你也不不知!这天周末,晚上躺在床上老古横竖睡不着,刚才儿子打电话说这个周六周日加班住在单位不来了,老古突然一激灵:骗人吧?见老妻熟睡着,他蹑手蹑脚下了床,赶着这儿最后一班地铁直奔儿子住处。他渴望出现这样的画面:踏进门儿子和一个女孩正亲亲热热在一起……

可是他摸出钥匙打开门,漆黑一片哪有人影!枯坐在沙发上的老古等到天亮也没见儿子归来。这次“抓现行”扑空后,老古彻底抑郁了。苦了他太太诸老师,天天动足脑筋规劝开导哄他开心,日日变着法子好菜好饭以唤醒老头的味蕾。我对诸老师说,你太辛苦了!老古是不是该到医院去看看啊?她说,我提过,他哪里肯出门呀!对他不能硬来,也只能慢慢给他洗脑……

诸老师说,老古对我的好我是记牢的。当年老古追我时我不敢啊。他家境好父母都是医生,家里就他这根独苗。而我娘死得早,留下子女六个,爸一个人要供七张嘴,我是老大,工作后工资全部贴补家用。开始他父母也是不接受我的,但经不起儿子闹。我第一次上他家时,一桌子的好菜我从没吃过不敢动筷,他不停地催菜朝我碗里放,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,心里想这辈子一定要待这个男人好,所以现在辛苦点不算啥,只要他能好起来……

去年遇见诸老师,她告诉我老古好了。她说,冬天气,有一寒老古站在窗望着外面寒风里觅食的几只小麻雀,突然说了一句:其实这两年我也看开了,人只要健健康康、衣食无忧,其他全是小事。这之后老古真的不再纠结儿子的婚事了。

十日谈

这消息真如冬日的暖阳,照到了我的心里,请看明日专栏。

冬日暖光 责编:殷健灵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去年夏天,我的剧本荣获了“金画眉”明星儿童剧本奖。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,我接过沉甸甸的证书,耀眼的舞台灯光下,思绪悄然飘回了十年前的另一个舞台。

那时我还在读本科,学的是金融专业,内心始终难言欢喜。我从小钟爱文学,却也清楚爱好与事业终究是两回事。高考后,我听从家人的建议,选择了更为“务实”的金融专业。可当我日复一日面对那些繁复的数字与报表,心底的抗拒愈发强烈,生活变得索然无味,内心满是煎熬。

一个周末,我去湖南大剧院观看了出一名叫《老妈正传》的话剧。其实一开始,我对这部戏并没抱多少期待。彼时话剧圈尚属冷门,湖南本土向来以相声喜剧闻名,即便冠名为“话剧”的演出,也多是笑料堆砌,缺少真正的话剧韵味。

但那天的演出,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。剧场里起初满是笑声,可随着欢

乐的剧情渐渐走向荒诞,喧闹的剧场也慢慢静了下来。看着剧里那些勇敢的理想主义者,一次次碰壁却仍锲而不舍地往前冲,我在黑暗的剧场里悄然落下泪来。“多好的话剧啊!”我在心里由衷感慨。黑匣子里的时光总在不知不觉中流逝,当剧场灯光重新亮起,导演上台向观众谢幕,他的发言却让我大吃一惊。这位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年轻导演说,这或许是“靠谱儿戏剧”的最后一出戏了——排戏不挣钱,大家看戏的习惯还未养成,独立戏剧的运营实在艰难。

散戏回家的路上,我感慨万千。不知是哪来的动力,向来性格内向的我,当晚便写下一篇剧评,记录下演出带给我的触动,也表达了对导演不再排戏的惋惜。那时微博正是最火热的社交平台,我将剧评发布后,还特意“@”了那个剧团。我想,作为一名普通观众,

真诚地表达喜爱,或许就是对创作者最大的鼓励。

没想到这篇剧评竟被许多人转发,其中也包括剧团的工作人员。有一位主演转发时写道:“导演说,这个戏只要有一个人能看懂,排得就值了。”

我心里满是慰藉,从未想过自己随手写下的文字,能让创作者如此动容,原来我真的读懂了编导想要表达的内核。后来,这个剧团竟又接连推出了新戏,我想,我的剧评或许也给了导演一丝坚持的力量。而我也依旧默默去看戏,写下一篇篇观剧心得。直到有一天,我的微博收到一条私信,来自那位导演:“你要不要给我们排一出戏?”

我着实吃惊不已。并非科班出身的我,竟能得到这样的机会,十九岁的我爱宠若惊。于是,在无数次的剧本写作与修改中,在和演员们反复的排

练与磨合里,我自编自导的戏,终于在一个叫作“文艺复兴”的剧场里顺利上演了。

那之后,我毅然放弃了家人们铺就的金融之路,选择了另一条满是未知的文学小径。最终,我考取了文学硕士、博士,如今专门为孩子们创作戏剧。我过得很快活,也会一直写下去。那天晚上看的《老妈正传》,具体剧情已经记不清了,只记得戏里的人都像西西弗斯一般,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。他们一次次撞南墙,却始终不失心中的热情与赤忱。我想,那位导演亦是如此,所以才坚守着舞台,痛并快乐着。当年舞台上的光,照亮了身处茫茫黑暗中的我,我内心那点微弱的火苗,也被这束光点燃了熊熊火焰。

戏剧的火焰

付怡冰

冬日暖光 责编:殷健灵